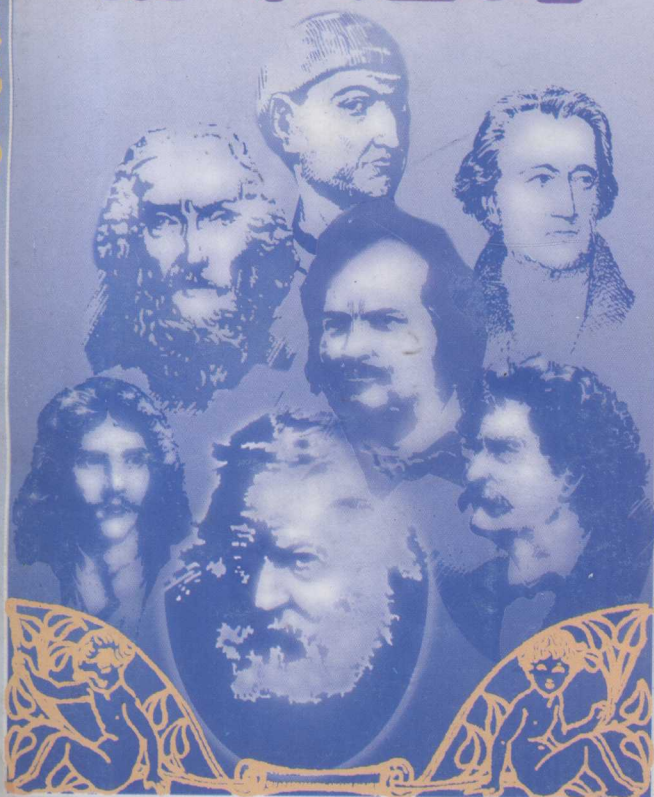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 精华速览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The entire page is framed by a highly detailed, black and white ornate border. This border is composed of various classical and allegorical elements. At the top, there are two winged figures, possibly cherubs or putti, flanking a central shield-like shape. Below this, a large, muscular figure, possibly a personification of a virtue or a classical deity, is depicted in a dynamic pose, holding a large, curved object that resembles a cornucopia or a scroll. This figure is surrounded by other smaller figures, including a woman in classical dress and a child. The bottom of the border features a central figure, possibly a personification of a river or a classical deity, flanked by two more figures. The entire border is filled with intricate details, including floral motifs, scrolls, and various classical figures, creating a rich and complex visual frame for the central text.

13

世界名著精华速览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目 录

城堡 (奥)	卡夫卡 (1)
青鸟 (比)	梅特林克 (11)
法国中尉的女人 (英)	福尔斯 (21)
百年孤独 (哥伦比亚)	马尔克斯 (33)
十日谈 (意)	卜伽丘 (39)
罗密欧与朱丽叶 (英)	莎士比亚 (46)
奥瑟罗 (英)	莎士比亚 (51)
基度山伯爵 (法)	大仲马 (56)
茶花女 (法)	小仲马 (68)
名利场 (英)	萨克雷 (75)
白夜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83)
初恋 (俄)	屠格涅夫 (87)
战争与和平 (俄)	托尔斯泰 (92)
小酒店 (法)	左拉 (98)
安娜·卡列尼娜 (俄)	列夫·托尔斯泰 (105)
黛西·米勒 (美)	亨利·詹姆斯 (112)
道连·葛雷的画像 (英)	王尔德 (117)

城堡

卡夫卡，见前篇

K 是城堡邀请的土地测量员。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城堡外一个小村子的时候，天已黑了。他只好在小村子的一家小客栈过夜。半夜里，K 被闹醒，一个名唤希伐若的小伙子要检查他的证件。因为村子是城堡的一部分，没有城堡的同意，不能住宿。K 只好让希伐若打电话给城堡，证明他是城堡邀请的土地测量员，这才挨过一夜。天亮后，K 向城堡走去。城堡就在前面的山坡上，看起来只是一些不整齐的建筑，并没有什么特别。但走了好半天，城堡还是那么远，K 无法走近城堡。原来，通向城堡的路看起来是通向城堡的，但经过特殊设计，已经拐到别的地方去了。K 在雪地里跋涉了很久，疲惫不堪。他走进一家人家，刚表明身份就被主人制革匠雷斯曼推了出来。一个土地测量员对他们家是没有用的。K 只好又拖着疲惫的身躯向前走。遇到马车夫盖斯塔克，他请求盖斯塔克将自己送到城堡去，但盖斯塔克只愿送他到客栈。

两个助手——亚瑟和杰里米亚已在客栈等他。虽名为助手，他们并没有带来任何测量工具，也不懂任何测量技术和知识。K 发现他们两人长得非常相像，以至难于分辨，于是

决定将两人都叫阿瑟，也不管两名助手同意不同意。K 吩咐他们俩：没有他的允许，不许跟任何人交谈；明天一早要备好雪橇到城堡去。一个助手表示同意，而另一个则持异议：在得到城堡的命令之前，是不能去城堡的。K 打了一个电话问城堡，城堡的回答是不同意。就在这时，有人告诉他从城堡来了一个信使，捎给他一封 X 部部长的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先生：如你所知，你已受聘为伯爵大人效劳。你的直属上司是本村的村长，有关你的工作和雇用条款等一切事项，将由他面详，你应对他负责。而我本人也将尽可能予以关注。本函递送人巴纳巴斯，将经常前往你处了解你有何需求，我无不乐于应命。我一向愿意使我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满意。”信末的图章是“X 部部长”，但签名无法辨认。K 在小房子里仔细研究了这封信，不难发现前后矛盾，其中一部分把他当作一个自由人那样来对待，承认了他的独立性，比如说，称呼的方式以及提到他的愿望等等。但是在其它方面，却又直接间接地把他当作一个低微的雇员，几乎无缘见到那些部长；写信人尽管对他表示关注，他的上司又只不过是一名小小的村长，实际上他只是对村长负责罢了。K 出来见到信使巴纳巴斯很高兴：他看得出信使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信使告诉 K，城堡让他担任 K 与城堡之间的联系。巴纳巴斯走后，K 忽又感到不安。他追上巴纳巴斯，向他说出了自己的忧虑：“我觉得，让我单单依靠你偶尔到我这儿给我送几次信到城堡去，这种安排不很妥当。谁知道你多久才来？我可能一整年没有任何要说的话，但也可能你刚离开一刻钟，我就会碰到紧急的事。”K 和巴纳巴斯一起走着，边走边说，巴纳巴斯带 K 来到自己家里，而 K 却误以为是来到了城堡。巴纳巴斯对 K 说，他作为信使，从不在城堡过夜。巴纳巴斯家中有父亲、母亲

和两个姐姐——阿玛丽娅和奥尔加。他们刚坐下，奥尔加就给他们端来一些食物，并要去赫伦霍夫旅馆给他们买啤酒。K执意陪奥尔加同去。到了旅馆，他才知道，这座赫伦霍夫旅馆是专为从城堡来的官员老爷们准备的，K不服气，偏要在那里过夜。

谁知就这一夜又节外生枝：K和酒吧女招待弗丽达一见钟情；弗丽达是X部长克拉姆的情妇，而她却神魂颠倒地爱上了K。当克拉姆叫她时，她竟高声回答：“我在陪着土地测量员呢！”第二天清晨，弗丽达决定离开酒吧，跟K一起到桥头客栈去。

在客栈里，K与老板娘发生了争论。老板娘认为K是村子里最无知的人，对城堡缺少最起码的常识，将K贬得一文不值：“你是谁？你不是城堡里的人，又不是本村的人，你什么都不是。然而不幸得很，你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一个谁都不需要而又碍手碍脚的人，一个总是给别人制造麻烦的人，一个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的人，一个毁了我们亲爱的小弗丽达，现在我们不得不把他当作她丈夫的人。”老板娘认为K将弗丽达诱离了作克拉姆情妇的崇高地位，要不是弗丽达，K在村子里连安身之地都没有的。K则极力反驳，声明自己将与弗丽达结婚，但在这之前，要与克拉姆说道说道。老板娘听后，惊异异常，她恳求K不要与克拉姆谈话，不要作这种愚蠢的努力，因为克拉姆即使对村子里的人也一言不发，所以，K的努力只能是无益的。但K并不信从老板娘的劝告：“我承认对城堡一无所知，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可也给我带来了一切无知的好处，那就是我有比较大的胆量。因此，只要一息尚存，我就准备这样无知下去，准备忍受未来的一切恶果。”

说干就干。由于克拉姆在信中指定村长是 K 的上司，K 决定先去拜见村长，这很容易就做到了。这儿的人对 K 的态度就是在一切小事上纵容他，而在一切大事上刁难他，最后把他赶走了事。K 见到的村长，是一个样子和善、身材肥胖、胡子剃得很光的人，患着痛风，躺在船上，一切都由妻子米西代劳。K 告诉他，自己是土地测量员。而村长却说，他们这儿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至于上面关于招收一名土地测量员的文件，则是很久以前发下的。村长让妻子米西找那份文件，K 的两个助手也上前帮忙，在如山的文件堆中却没有找到。村长透露了一些城堡工作的底细：由于政府机构庞大，各部门互不了解情况，因而经常出错，在招收土地测量员这件事上也不例外。虽然官方曾让招收一名土地测量员，但由于在下达的文件上出了错，他们在执行上也就一路错下去。K 拿出了克拉姆的信，村长仔细地看了后，认为这封信虽然口气亲切，但毕竟不是公函，不能作为正式文件使用——当然，这不是说私信不重要，但它只表明了克拉姆对 K 的关心罢了。最后，村长告诉 K，K 好似对村子和城堡的事一无所知；至于 K 的身份，他的结论则是：一切都尚待明确。

K 告别了村长，回到客栈，老板告诉 K，老板娘被 K 气病了，K 表示要去探望一下。老板娘躺在一间光线极暗、难以分清颜色的房间里，K 进来后，她将所有的人都支走，然后拿出一张已经模糊不清的照片，向 K 讲述了自己的罗曼史。她自言曾三次有幸作为克拉姆的情妇，并得到了三件纪念品：一张照片，一顶睡帽，一条饰有流苏的毯子。但此后，克拉姆再没有第四次召过她，因而她感到非常的伤心、痛苦，曾整天坐在院子里，连活儿也做不成。那时，汉斯——也就是现在的老板，她的丈夫，是一个马夫，常常去看她的父亲，

整天围着她转，最后他们两个便结了婚。当时，恰巧桥头客栈死了老板娘，老板欲将客栈盘出，他们夫妻二人便承租下来，最后买下了它。为了经营好客栈，老板娘呕心沥血，煞费苦心，连健康都牺牲掉了。——但，二十年来，她时时都在思念着克拉姆，将做过他的情妇作为至高的荣誉，并常常与丈夫谈论这件事。K对这些不感兴趣，他所要做的是见到克拉姆，然后弄清楚他对K与弗丽达结婚的态度。老板娘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并请K在得到她的帮助之前，不要行动，但K不以为然。这时，老板娘心血来潮，匆匆起身出房，原来已到了午饭时间，房客们已经为开饭迟了而怨言纷纷。K也急忙跑到弗丽达房中去了。

没想到一位教师已在房间里等着K。教师责备K对村长不够尊敬，——原来，K与村长的谈话，已被作为半官方会谈而作了会议纪录。教师告诉K，尽管如此，村长仍宽厚待人，任命K出任乡村学校的守门人——这是为解决K的实际困难而作的人事安排。K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教师对K的拒绝表示满意，因为他本来就不愿意收留K。教师走了，弗丽达把他叫住。她告诉K，客栈老板娘对K与弗丽达的结合大光其火，决定不再收留K，K成了无处安身的流浪汉。为了让K不至于露宿街头，K在弗丽达的央求下，不得不勉强答应做学校的守门人。实际上，这个学校只有两间房子，一间做教室，一间供K居住。K穿上弗丽达送过来的衣服，又出去找克拉姆去了。

K走进赫伦霍夫旅馆的院子，走进原来弗丽达做女招待的那间酒吧。在那里，在弗丽达帮助下，通过钥匙孔，K曾第一次见到克拉姆，那是一个坐着又像是已经睡着的人，平素倒克拉姆，总是这个样子。现在，酒吧的招待已经换人了，

一个名叫佩披的女孩接替了弗丽达的工作。为了使自己老成些，她特意打扮了一番。从佩披那儿，K 知道克拉姆不在房间里，外面的雪橇在等他，他就要走了。K 索性到院子里去等克拉姆，那里停着一辆雪橇。“还要等多久？”K 问。“等你走了以后，”马夫回答。K 沉默下来。终于，马夫难耐寂寞，让 K 从雪橇内取些白兰地出来。K 打开雪橇，里面非常暖和，用毛衣、软垫铺得十分舒服。K 找到白兰地，痛饮起来。这时，一个年轻的老爷从房中走出来，走向雪橇；他是克拉姆的乡村秘书摩麦斯。“跟我来，”他对 K 说。“不，”K 说，“我在等一个人。如果我离开这儿，我就见不到他了。”K 的固执惹恼了摩麦斯，他命令马夫：“将雪橇卸下。”然后，走回到亮着灯的温暖的房中去了。在积雪皑皑的院子中，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一个 K，在行使他自由等待的特权。

在寒冷的逼迫下，K 决定自己解救自己，走回大厅里去。摩麦斯在那里批改着文件，旁边站着老板娘和佩披。摩麦斯冷冷地看了 K 一眼，无动于衷。一会儿，外面一阵骚动，老板娘忙不迭地从锁孔里向外张望。事后人们告诉 K，那是克拉姆走了。的确，正如摩麦斯所言，只要克拉姆不愿接见谁，哪怕他费尽心机，也不会见到他。K 夺走了弗丽达，干扰了克拉姆的私生活，也就堵死了通向克拉姆的路。而且，K 又不愿在骄气逼人的摩麦斯那里接受审查，他见到克拉姆的希望就更渺茫了。但他想，天也不至于因此就塌了下来，心里倒又感到几分宽慰。

K 走在寒风呼啸的大街上，远远地两盏灯火向他逼近，这是他的两个助手，弗丽达派他们来接 K。使 K 高兴的是，从他们身后走出巴纳巴斯，他给 K 带来了克拉姆的信：“致桥头客栈的土地测量员。迄至目前为止，我对你所进行的测量工

作表示赞许。助手们的工作，同样也应该得到赞扬。”你懂得怎样使他们工作，不要松弛懈怠！希望你继续工作，以期达到良好的结果。至于薪金问题，因立即会引起老爷的不快，故拟以后解决，一切我自有安排。”K 读后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和助手至今未做任何工作。他口授了一封信，让巴纳巴斯带给克拉姆：“土地测量员请求长官赐予他一次私人会见的机会，任何与此有关的条件他都乐于接受。这一请求实出于无奈，由于所有中介迄今均未起任何作用，他愿意进一步提供事实证明这一点：截至目前为止，他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测量工作，根据村长给他的通知：村子里不需要此项工作。因此，拜读长官这次来书愧恨交集，唯有亲自谒见长官方能有所收益。土地测量员深知这个要求十分冒昧，但是他将尽可能减少长官由此而受到的干扰。他愿意接受任何时间的限制，也愿意接受谈话字数的限制，如果认为在会见时有必要规定的話，甚至只讲十个字，他自信也可以从命。他怀着崇高的敬意和无比的焦灼企待长官的裁夺。”然后，他怀着轻松的心情回家去了。

学校的屋子奇冷无比，K 怎么也睡不着。只好从学校存木柴的小屋子里取来一些，在房间内生起火来驱寒，度过了一个难耐的寒夜。

第二天早晨学生们来上课，K 还没有醒来，因而受到教师的谴责。女教师琪莎的爱猫被打伤，而 K 又未经允许就私自动用了学校的木柴，更被视为大错。男教师宣布解除 K 的学校守门人职务，勒令他马上搬出去，K 拒不接受这个无理处分；他本是村长任命的人员，男教师无权解除他的职务。

事情过去后，弗丽达要求 K 和她一起离开那个鬼地方，去寻找一个安宁的所在。但 K 还没有见到克拉姆，总不能不

了了之。那两个助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K 将他们俩解雇了。两位教师对 K 的无礼态度，使得一个叫汉斯的男孩——鞋匠勃伦斯威克的儿子，对 K 和弗丽达产生了同情心。K 知道小汉斯的母亲是从城堡里来的，因而决定去见她。但勃伦斯威克决不许任何人见小汉斯的母亲，所以，K 决定通过小汉斯，在勃伦斯威克不在家的时候去见她，以便能得到进入城堡的指津。但这引起了弗丽达的猜疑。

天黑时，K 偷偷地到巴纳巴斯家去看他是否给自己带回克拉姆的信。巴纳巴斯还没有回家，只有两个姐姐在家。阿玛丽娅因去侍候老人，剩下奥尔加陪 K 说话。K 和奥尔加谈到巴纳巴斯的工作，作为城堡信使的意义和重要性。奥尔加为使 K 更好地理解巴纳巴斯工作的意义，向 K 讲了自己家庭的秘密，首先是阿玛丽娅的秘密。

几年前的 7 月 3 日，村里举行典礼庆祝救火会，阿玛丽娅和奥尔加都盛装参加。阿玛丽娅以一种特殊的、忧郁美人式的风度，引得众人倾慕，更使救火会的一位上司索尔蒂尼入迷。当晚，他以一封极为粗野无礼的信召阿玛丽娅去赫伦霍夫旅馆；阿玛丽娅不肯忍受这种侮辱，将信撕碎抛向信使。于是，得罪了救火会的上司，阿玛丽娅一家从此受到来自城堡的不明不白的报复：人们从他们家拿走定做的皮活，逼他们还清欠款，断绝了与他们家的一切联系；阿玛丽娅的父亲也被撤销了救火队第三号官员的职务，阿玛丽娅的名誉也受到了严重损害。他们家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被迫搬出了原来住的房子，住进几间草房中，靠巴纳巴斯为别人做鞋为生。为恢复阿玛丽娅的名誉，父亲想尽方法求得官员们的宽恕，卖掉了家中一切值钱的东西，差不多到了倾家荡产的程度，但这并没能使他家的情况好起来。没有钱了，她们的父亲又试

图以诚心打动官员们，于是就给在路边向过往的官员们祈祷，直到在寒风中和陪伴他的老伴一起都患上了风湿痛，再也离不得床一步为止。只因阿玛丽娅拒绝满足那位长官的情欲，全家便遭此大难，但看起来又一点原因都没有，这就是官员手段的厉害所在。

为了解除自己家的困境，奥尔加一心想打通与城堡的联系。既然他们没有直接侮辱索尔蒂尼；受到侮辱的只是那个做信使的侍从，那么，只要向他道歉也就行了，奥尔加这么想。于是，为了找到那个侍从，两年多来奥尔加天天晚上来到赫伦霍夫旅馆，陪着侍从们胡闹，忍辱含羞地当着他们的玩物，但就是再没见到那个侍从。可也有收获，至少在与侍从们的接触中，奥尔加发现谁在城堡内工作，便能给家中提供帮助。于是她就求人让巴纳巴斯做了城堡的信使。说是信使，事实上两年多以来所做的唯一的工作，就是给 K 送了两封没有意义的信，——这在奥尔加一家看来已经是受宠若惊了。

奥尔加一家的故事使 K 深深同情，也令他添了不少知识，然而弗丽达对 K 的误会也已形成。她离开 K，重回赫伦霍夫旅馆去做女招待。K 与奥尔加不清不白，这是她所不能容忍的。而杰里米亚，就是给 K 当助手的，又是她青梅竹马的朋友，于是当 K 不在时，她就投到了杰里米亚的怀抱。虽然 K 为自己做了辩护，但此时，即使他能驳倒一切，又有什么用处呢？

奥尔加听说克拉姆的秘书艾郎格在旅馆，便去找他。但又不肯说出艾郎格住在哪间房间，便逐个推开看。还居然给他找到艾郎格，艾郎格要求 K 将弗丽达送回酒吧间。因为弗丽达是侍候克拉姆的，而克拉姆是最高级的官吏，越是大官就越没有精

力应付外界干扰，因而，他们这些秘书的责任就是为克拉姆的情绪负责。艾郎格说 K 照他的话办，以后会有好处的。讲完，就走了。K 看到两个侍从在走廊内分档案，能否分到是有无权利的象征，因而住在各房间的老爷们都在探头探脑，焦虑不安。有的因为自己没分到而失声痛哭，有的暴跳如雷，有的大吵大叫，有的坐卧不宁。而两个侍从在分发中又出了错，于是引起了更大的混乱。这时，突然走廊里铃声大作，老板和老板娘飞跑进来，看见 K 在走廊内，劈头劈脑便对他大加训斥。原来，他只有资格呆在酒吧里听召，根本没有资格进入走廊；即使因公事不得不应召入内，事一办完也应尽快离去。等等，等等。他们坚决不让 K 傻瓜似地呆在走廊内，看老爷们出丑，最后按了铃。K 被带走，在酒吧里找了个地方睡觉。

第二天 K 见到佩披时，佩披从自己理解的角度，向 K 叙说了对女招待工作和弗丽达的看法。她很感激 K，因为 K 将弗丽达带走，使她有机会高升到女招待的位置，得以侍候上流人。她看不起弗丽达，因为她丑陋不堪，又好出风头。她靠耍手段做了克拉姆的情妇，自以为高人一等。后来呢，见 K 长得不错，又做出了与 K 的风流韵事。当 K 走投无路时，又抛弃了 K，重回到酒吧间。这样一来，佩披只好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等等，等等。K 哪有心思听，他一心等待接见，好了却这一公案。

岁月荏苒，K 至今没有得到 X 部长的接见，在他弥留之际，终于接到城堡来的通知，可以住在村子里，但不许进城堡。

青 鸟

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象征派剧作家。早年学法律，毕业后曾到法国，结识了一些象征派诗歌的朋友，从此大大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1889年发表第一部象征派诗集《温室》。后来写过《佩莱亚斯和梅丽桑德》(1892)、《莫娜·瓦娜》(1902)、《圣安东的显灵》(1919)等20多个剧本。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青鸟》(1908)是他的代表作，也是象征派戏剧的代表作之一。

一间樵夫的小屋，两个孩子睡得正香。一个叫米蒂尔，一个叫蒂蒂尔。这小屋简陋，勉强能住。衣柜脚下一条狗一只猫，也都蜷伏着睡觉，在它们中间有一大块蓝白两色的大方糖。也许是它们谁都忘了吃了。墙上挂一个圆形鸟笼，里边是一只斑鸠。

母亲进来吹熄了灯，悄悄走了出去。过了一会，一片光亮从百叶窗缝透进来，越来越亮，桌上的灯竟又自己亮了起来。两个小孩看来已睡醒，翻身坐在床上。

“米蒂尔吗？”“是蒂蒂尔？”“你睡着了吗？”“你呢”“我没睡，这不正和你说话呢吗？”“今天是圣诞节，对吗？”“可为什么圣诞老人没给我们礼物呢？”“也许明年来罢，今晚他去有钱人孩子那里了。”“明年还早着哩。”

蒂蒂尔看见灯亮着，说：“妈妈忘了熄灯。”“不对，”米蒂尔说，“那是有钱人家的灯光从窗缝中射进来了，我们去看看罢。”

两个孩子推开窗户，强烈的光射了进来。他们贪婪地看着外面，一边议论着他们所看见的东西。两辆六匹马拉的车，车上坐着十二个小孩，还有圣诞树、玩具、娃娃、点心、水果、奶油果酱馅饼……“他们干嘛不吃啊”米蒂尔说。“看来他们不饿。”蒂蒂尔说。奇怪那些小孩为什么会不饿。

这时门开了。蒂蒂尔问：“怎么回事？”“也许是爸爸来了。”米蒂尔说。

但进来的不是爸爸，而是一个身穿绿衣、头戴红帽的小老太婆。她是个驼背、瘸腿、独眼女人，鼻子和下颏凑得很近，扶着拐杖，驼着背向前走。显然，她若不是仙女，就是妖精。这老仙女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会唱歌的青草和青鸟？”

“我们这儿没有会唱歌的青草……”蒂蒂尔话没说完，米蒂尔便说：“蒂蒂尔却有一只会唱歌的斑鸠。”老仙女戴上眼镜，走近看了看，说：“我不要这只，它颜色不够青。我要的是青鸟，你们一定得给我找来。”

“我们不知道那鸟在哪儿呀！”

“我也不知道。”老仙女说，“所以要去找。我可以不要会唱歌的青草，但一定要会唱歌的青鸟。因为我的小姑娘正病得厉害，我说不上她生的是什么病，但她的确想得到幸福。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您有点儿像我们的邻居贝兰戈太太。”蒂蒂尔说。

“不，压根儿不像，”老仙女突然发火了，“我和那叫人恶心的女人毫无关系，我是仙女贝丽吕娜。说说吧，你们打算从哪儿出去？”

两个孩子指指门。

“这绝对不行！这种习惯真叫人生气！”贝丽吕娜指着窗户，“就从这儿出去，快穿衣服！”

仙女给两个孩子戴上小魔帽，又给了蒂蒂尔一个钻石。那钻石一转动，顿时看到各种各样奇异景象：老仙女变成一个绝色的美丽的公主，石墙变成金墙，众时辰拉着手在跳舞。狗、猫、糖、水、奶、面包，所有这些东西都活动起来，会说人话。仙女说它们本是各种人的灵魂。于是，它们和两个孩子一道从窗户飞出去寻找青鸟了。

他们来到了贝丽吕娜的华丽前厅。这里有淡色大理石柱，金和银的柱头，还有楼梯、回廊、栏杆等。猫、糖、火从仙女的更衣室出来，都换上华丽的衣服。猫在黑绸紧身上披了一条轻纱，糖穿着淡蓝的绸长袍，火头上插着五彩冠毛，身披镶金边的红大氅。面包则穿了一件缀满宝石的土耳其长袍，头上裹着一块缠头巾，一只手拿着土耳其弯刀，另一只手提着准备装青鸟的笼子。

猫开始演说：“眼下我们所有在这里的动物呀、东西呀、分子呀，都有灵魂，这是人所不知道的，因此我们现在是独立的。如果人找到了青鸟，就会知道一切，我们就完全受人的支配了……这是我的老朋友夜刚刚告诉我的，夜同时也是生命秘密的守护者。因此，我们要不惜一切，哪怕是危及两个孩子的生命，也要阻止人找到青鸟……”

狗愤怒地打断猫：“这家伙胡说什么！喂，你再重复一下，

让我听个明白。”

“别吱声！现在轮不到您发言，我在主持大会。”面包说。

“谁任命你当主席的？”“住口！您插进来干什么？”“别吵了！”七嘴八舌的，乱成一片。最后大家同意猫的意见。

狗不服气：“真蠢！人就是一切！应该服从人。我只认人！人就是神，人万岁！”

这回面包又同意狗的意见了。

在他们争吵不休的时候，仙女、光、蒂蒂尔和米蒂尔来了。仙女说：“你们吵什么？各人准备各人的行装，各人做各人的事，马上要起程了。”

猫听了立刻来拍马屁：“这正是我刚才对他们讲的话，仙女夫人，我鼓励他们自觉地、坚定地、完成自己的职责、讨厌的是狗老来打岔。”狗听了立刻扑向猫，被蒂蒂尔制止了。

仙女说：“得了，今晚上面包把鸟笼交给蒂蒂尔，有可能青鸟正躲在‘过去’，在他爷爷家……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可放过的机会。”面包要大家作证，把鸟笼交给了蒂蒂尔。两个孩子这时却叫起饿来，仙女对面包说：“解开你的土耳其长袍，从你的大肚子上切一片给他俩。”糖这时走近两个孩子讨好地说：“请允许我给你们五根麦芽糖。”说着一根根折下五个手指。

“孩子们，别吃太多，一会到爷爷奶奶家再吃。”仙女说。“他们都死了，怎么能再见到呢？”两个孩子问。“傻孩子，既然他们活在你们的记忆中，怎么会死呢？人们都不知道这个秘密，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少；而你们不同，你们有了钻石，就会看到，死去的人只要有人记着他们，就会生活得很幸福，像没死一样。”

仙女最后为两个孩子送行，让其他东西向左走，两个孩